

四川岷江上游 历史文化研究

主 编 冉光荣 王藤元男

四川 大 学 出 版 社

序 言

四川联合大学文学院 伍宗华

我校历史系与国外的学术交流由来已久,但 90 年代以前多限于学者互访、派遣留学生、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或讲习班,除个别教师外,很少采用双方共同研究某一课题的形式,较大规模的、长时段多学科的综合性的调查研究尚未提上日程。而合作的对象又主要是欧美国家,与地理上、文化上相近的邻国反而交往较少。进入 90 年代后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学术交流日趋活跃。仅以隔海相望的日本国而言,1993 年迄今便有茨城大学、早稻田大学、东海大海以及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知名学者牵头组团、组队来访(实际加入这些团、队的还有来自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国学院大学、立命馆大学、天理大学、皇学馆大学、文教大学、岡山理科大学、东京成德大学、富山大学、成城大学、近畿大学、爱知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武藏野美术大学、橿原考古研究所、行田市乡土博物馆、田中地质株式会社等 20 多个单位的学者),与川联大文学院历史系同仁进行了形式多样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其中颇具特色的当推我们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合力从事的工作。

该学部东洋史和考古学专攻的各位先生,一开始便以岷江上游南北向民族走廊中古老的羌族聚居区为考察重点,把原已掌握的传世文献与实地了解的文字记载、口碑史料、遗物遗存、民情风俗乃至神话传说尽可能地结合起来,彼此参照,去伪存真,勾沉辑佚,发萌索隐,从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

学以至经济学的角度，对一些重大的历史文化问题和社会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此过程中，两国学者的相互启迪和切磋遍及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各个领域，而且自始至终未曾间断。日本学者所注重的中日古代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更引起了我们浓厚的兴趣。

为了使工作获得更有力的推动，古贺登、福井重雅等先生还组建长江（扬子江）流域文化调查委员会，并于1996年起在岷江上游的茂县和成都平原的宝墩遗址分别进行民族历史文化和考古学调查，其目标遂定位为研究古蜀文化的源流，致力于揭示蜀文化源头之谜，并阐明不同时期出入西蜀的各族人民的基本状况及其在蜀文化发展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这些工作的难度是可以想见的。正因为如此，中日双方学者深知，必须有长期艰苦求索的准备，必需借助于各类有关专家的智慧和相关机构的协力。所以，除日方吸引了众多单位的学者参与外，今年下半年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也加入了合作的行列。此外，还通过聘请学术顾问、举行学术讨论会等形式，争取省内外更多专家的参与、指导和支持。

贡献给读者的这本文集，是今年3、4月间，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调查队与我校文学院历史系部分师生，在茂县有关部门支持下进行调查研究的成果。为了扩大调查研究的范围，我们又邀请了四川联大文学院、博物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西南民族学院以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学者，举行了岷江上游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和座谈会，因此本书也收入了一些与会者的论文。

由于我们的联合调查研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本书反映了这一阶段的某些不足或缺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相信，只要双方能克服合作中的种种困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那么，无论在蜀文化研究或中日古代历史文化比较研究方面都将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当文集付梓之际，适逢我校庆贺百年华诞，福井重雅先生在《序文》中特意表达了诚挚的祝愿；同时获悉，这次联合调查的日方队长、年届七旬的古贺登教授行将退休，我们很高兴此书正好可以作为古贺先生荣休的纪念。

序 文

早稻田大学教授 福井重雅

诚心庆祝四川联合大学（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文学院迎接建学百周年的佳辰。和原文的意思可能多少有些差异，但令我想起《文选》卷二十一左思《咏史诗》的一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的句子，祈望今后的发展日新月异。

得知在这次机会，刊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并以古贺登教授的退休纪念为要旨，身为古贺登教授的同僚、后学的我，对四川大学的关系者各位深表谢意。

古贺登教授，现任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为文学博士。于今年五月迎接古稀之年，明年三月退休。古贺教授于一九二六年出生于横浜市，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东洋史专修，同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史学（东洋史）专攻；一九五八年，就任同大学文学助手，之后，历任专任讲师、副教授等职，一九七〇年，升任教授至今。

虽然，古贺教授的专门是唐代社会经济史，尤其是两税法成立的研究，但所及的学问领域，在时间上，从中国的古代史到现代史；在空间上，广及内陆亚细亚史、日本古代史等等，对象是多方面的，并且相关连论考的数量有很多。一九八〇年，因大著《汉长安城的阡陌·渠乡亭里制度》的业绩显著，被授与了文学博士（早稻田大学）的学位。

这段期间，担任东洋史学的临时讲师，出讲东北、教育、筑波、立正、庆应、中央、东海、广岛等大学。同时并担任各种学会的要职，以日本历史学协会委员长·唐代史研究会会长为首，历

任日本伊斯兰协会、内陆亚细亚史学会、社会文化史学会等的理事；东方学会、东洋史研究会、国立历史民族博物馆的评议员。又以毕业生、在学生为主体，设立了早稻田大学东洋史恳谈会，并就任初代会长。恳谈会的会员大多数为其门下生，现在，持教鞭于全国各地的大学、高校的也不少。

古贺登教授也对日本的神话传说的分野寄予关心。至目前为止，发表了很多论文。另一方面，近几年组队结成“早稻田大学长江（扬子江）流域文化调查队”，自任队长。看起来两者似乎没有关系，根据古贺教授所见，日本的神话传说和从前的巴蜀，尤其是和岷江上游的古代文化有共通类似点，因而推定此两者间是否有关连的可能性。研究的一部分，详述于本书所收的《古代长江流域文化和日本——从巴蜀和日本的建国传说所看到的》一文里。根据今后的实地调查，有关研究的深化和扩大将是被期待的。

国际间共同研究的必要性已被呼吁很久了。藉四川联合大学（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创立百周年的契机，期望和早稻田大学的交流发展愈来愈好，中日两国的古代文化的研究能展开新的地平线。

谨以此书作为岷江上游历史文化考察的日方倡导人和组织者、早稻田大学资深教授古贺登先生光荣退休的纪念。

1996年·中国·成都

目 录

序言·····	伍宗华	1
序文·····	福井重雅	1
古代长江流域文化和日本		
——从巴蜀和日本的建国传说所看到的·····	古贺登	1
岷江上游历史文化与现代化思维·····	崔丹	18
加耶的建国传说与长江文化·····	申英秀	28
岷江上游走廊的历史演变与民族文化特点·····	石硕	43
中国西部南北游牧文化走廊之研究·····	卢丁	55
岷江上游战国石棺墓的研究·····	小泽正人	64
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	周锡银	76
四川西部的古代民族与石棺葬文化·····	佐古田喜博	91
漫谈茂汶羌族的“比”与“萨满”·····	蒙默	100
羌族原始自然观初探·····	哥波之	108
古羌数学思想初考·····	周兴富	124
弯刀考——羌族的农业与日本的烧田·····	志野敏夫	133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习惯法特点简析·····	冉翥	143
浅说黑水民族源流·····	郭智德	158
群碉觅古·····	李家骥	165
试谈岷江上游地区的民间文艺·····	余静	169
羌族风俗····· (美)David Crockett Graham 著	徐君译	178

羌族“瓦尔俄舛”节概论·····	董方权	205
广柔县禹王故里考析·····	陈清文	211
禹生石纽辨析·····	张泽洪	213
论古“江源”流域巢居文化渊源及其历史发展·····	谭继和	223
略论民族关系的“两个离不开”·····	寇学仁	256
岷江上游农业开发新思路·····	柯正才	262
岷江上游地区开发研究·····	冉光荣	270
早稻田大学·四川联合大学岷江上游联合考察的记录 ·····	工藤元男	295
后 记·····		308

古代长江流域文化和日本

——从巴蜀和日本的建国传说所看到的

古贺登

序言：有关早稻田大学长江（扬子江）流域文化调查队

对巴蜀古代史有兴趣的东洋史研究室、考古学研究室成员，于一九九五年春天结成了早稻田大学长江（扬子江）流域文化调查队。古代巴蜀从地域上说，属四川盆地、汉中盆地及其附近，川东叫巴、川西叫蜀，总称为蜀。蜀物产丰富，秦汉以来称“天府之地”（《华阳国志》蜀志）。从关中入蜀有秦岭之险，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语）之称。从江汉而入必须上溯有名的三峡，故别成天地。蜀响震历史舞台是从刘备入蜀以后。在此之前，缺乏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

至于我们着手研究巴蜀古代史，有如下理由：

（一）一九八六年在成都市以北四十公里，广汉县以西八公里的南兴镇三星堆发现了被破坏埋藏的宏大青铜器等，为纪元前一〇〇〇年左右殷周交替期之物。其后，在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里整理复原，最近被认为有与黄河文明不同的长江固有文明存在的可能性。此文明是在伴随太阳信仰和养蚕、养鸬鹚的稻作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此地文化便存在乘长江、黑潮而远移到日本及韩国来的可能性。

（二）从四川盆地出江汉平原的咽喉部为三峡，三峡及其上流域的巴东，两岸山崖直迫长江，无陆路之便，必须用水路上下。所以古代人们尽各方努力建筑船只接岸场所，在河岸丘上运营聚落。

在三峡已开始了本世纪最大规模土木事业三峡水库建设，二〇〇九年竣工时将有匹敌于东京二十三区的六三二平方公里被水淹没，在中国考古学界，对此长眠的埋藏文化物的调查、发掘、记录和保存成了燃眉之急。如此大事业必要求于世界的援助。我们恳求参加能成为解开与巴蜀文化交流与实态线索的调查。

就是说为了考察日本与韩国古代文化就应该调查长江上游、三峡地区的文化，这是一点理由。

一九九四年夏天为了与四川联合大学作学术交流，访问了成都。此时得到四川联合大学的帮助得以考察三星堆，茂汶羌族地区，川西各地的风俗、遗迹、遗物。访问茂汶羌族地区是因为在此留存有追溯大禹治水传说、养蚕起源的蚕丛传说。文献缺乏的古代巴蜀文化的研究，不可缺少考古学与民俗学的野外调查，因此痛感有长期性的组织调查的必要性。所以结成早稻田大学长江文化调查队的原因就在这里。

一九九五年夏天考察了三峡地区水淹部分地区，四川联合大学分担了云阳县各地的遗迹调查工作。环境严峻可想像，发掘时伴随很多困难。但根据到现在为止所采集的遗物，这是极为重要的遗迹无可置疑。但是发掘须等待国家文物管理局的决定，所以一九九六年度的早稻田调查队的参加实属困难。我们在成都与四川联合大学就共同研究的进行方法进行了讨论，结果决定一九九六年度继续进行茂汶羌族地区的民俗与传说调查，进行成都市龙马遗迹（与三星堆遗迹同时代，纪元前一〇〇〇年前后的大规模都市遗迹）的试掘。因此在四川联合大学文学院（代表伍宗华院长）与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调查队（代表古贺登队长）之间就今后加深学术交流，交换了备忘录；四川联合大学文学院、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调查队（代表伍宗华院长、古贺登队长）与成都市文物工作队（代表王毅队长）之间交换了关于龙马遗迹发掘调查的备忘录。

本来作为外国人的我们，在中国的野外调查上可以有何种程度的贡献，心里没底。但如前述，我们以为巴蜀古代文化与日本、韩国的此种文化是因长江、黑潮结合，因此可以说以我们独自の视角调查巴蜀古代文化极有意义。因此以下通过古代巴蜀的开国传说及日本的建国传说的比较，论述彼此文化的关系上的若干私人见解，以供同学诸贤的参考。

一、石纽传统及馨余彦

在成都西北的羌族民住区有大禹出生传说。大禹不用多说是帝尧时代治洪水定九州的中国最大的功劳者。与其说他是夏王朝的始祖，不如说是始祖神。如有关文献所说，禹是蛇神及水神。夏王朝的第一代君王启是禹与妻子涂山氏所生的。有关禹的诞生地有安徽的寿春、当涂，浙江的会稽，甘肃的秦州等诸说之争，在四川亦有传说。西汉末期成都人扬雄的《蜀王本记》里有“禹本汶山郡人。生于石纽。”（《史记》夏本记“夏禹，名曰文命。”之条，唐·张守节《正义》所引）即为此故。有关石纽之所在，赵晔的《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里有“（禹父）鯀，娶有莘子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孽。得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肋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之西川。”高密指禹。汉代在川西亦有禹生于蜀之石纽的传说。《史记》六国年表的《集解》有“孟子称，禹生于石纽，西夷人。”虽然今本《孟子》里看不到，但如真是那样的话，禹生于西羌石纽一说，在战国中期已存在。《续汉书》郡国志五蜀郡广柔县条刘昭注所引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里有“夷人营其地，不敢居牧方百里。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得人则共原之。禹之神灵祐之云。”夷人即羌族，羌族人将其视为禁区。

现在在川西羌族居住区有两处石纽山。一个是北川县禹里羌

族乡的石纽山，另一个是在汶川县绵池乡。北川县的石纽山在该乡镇（旧石泉县）之南，西北方的采药山与九龙山第五峰合并通称蜀山。这个山叫石纽山的理由是山间有连结的两个巨石，在巨石的南面用汉代隶书体写有“石纽”阳刻的文字。传说是扬雄所书。跟日本的磐座一模一样。在喜马拉雅山造山活动期从海底隆起的石头，向导人说从山中的石头中发现贝的化石。但是为什么这个石头是圣石？从石纽来看，东南有望崇山，在那里有如下的传说：“禹母从望崇山回来的时候，每次在这里休息，这是鞋上的泥累积而成的山。”酉是时刻上为六暮。酉山传说大概是日没传说，其日没是夏至、冬至、春分或秋分的日没。禹里羌族乡是南北细长的溪谷村，高山直逼东西面，夏至日落其偏北，冬至日落其偏南，正好在酉山西北十公里。采药山的对面的剝儿坪有禹诞生的禹穴，夏至的太阳在那方面下沉。现在禹穴沟的入口，九龙山的脚下有禹王宫，酉山在观测夏至的太阳西沉九龙山之处，于是石纽便在观测冬至的太阳升上望崇山处。如上述一样，在禹里羌族乡山直逼东西两面，冬至的日出其偏南，从石纽看正好是望崇山之顶。石纽为冬至的日出中照耀之石头。有大禹信仰的羌族乡的人们将此作禹的显现，把此石头作圣石信仰，石纽山作为禁区。这传说的采录者常璩的时代是这样。

汶川县的石纽山在县治的南方二十余公里、岷江东岸的飞沙关。在隧洞入口上方绝壁上刻有“石纽山”，新编《汶川县志》（一九九二年）评其“字迹苍劲古朴”。但在明代曹学佺的大著《蜀中广记》中没有。一九四〇年为探访石纽而来此访问的卫聚贤先生亦无记载，石纽山是这里的古称与否不明。在山上有五十亩左右的平地称剝儿坪或者达儿坪，在坪内有大概二平方米、七八个人能进入的岩洞，岩上刻有“禹迹”两字。传说是禹出生之地，即禹穴。石纽山之名在旧修《汶川县志》（一九四四年）所收的“汶川县绵池镇全图”中记为岷江东岸一带山，县治北有涂禹山之

名，前记卫聚贤先生亦调查涂禹山，但找不到石纽，卫先生认为石纽是羌族治水使用的石笼。

如果北川县石纽是禹所凭依的磐座，那么这跟奈良三轮山山顶的大神社的磐座相同。众所周知，大神神社本无社殿，山顶的岩石被看作大和国魂大物主神的依代，那里现在被作为禁区。其三轮山山顶，正如摄影家小川光三先生证明的一样^①，是在西北矶城郡田原町里的一世纪半左右的环境聚落。从唐古·键遗迹上看，是冬至的日出之地，三轮山被同聚落的弥生人作为神奈备山崇拜。从上述遗迹出土了刻有三层的楼阁与铜戈的线刻画土器片，因此被认为是从大陆的渡来人开拓的聚落。其三轮山西南亩傍山北的日本国初代天皇神武天皇陵为冬至太阳没落之地。而亩傍山东南檀原为神武即位之地、太阳之子即位最适合之地。而檀原与三轮山连结线上的持统女帝所定都的藤原宫，如大和岩雄先生指出的一样^②，东南天香久山拜冬至的日出，亩傍山见冬至的日没之地。此藤原宫如水野祐先生所说^③，相当于传说曾有过神功皇后及十七代履中天皇的磐余雅授宫、二十二代清宁天皇的磐余甕栗宫、二十六代继体天皇的磐余玉穗宫、三十一代用明天皇的磐余池边双槻宫之地的西邻。由此我认为初代天皇神武的讳为磐余彦，很可能是天香久山拜冬至的日出，亩傍山送冬至的日没之地，是“在磐显现的太阳之子”的意思。根据记载，神武之后姬蹈鞬五十铃姬命为蛇身神大物主之女，磐余亦为在三轮山拜日出的圣地。

这样看来，可以说禹之石纽传说及神武磐余传说是蛇神（水神）信仰及磐座（二灵石）信仰及太阳信仰合成一体的共通文化所产生的传说。在中国有天之信仰，而无太阳信仰为一般的意见，我认为川西特别是川西的羌族之间有过太阳信仰。

二、鱼凫传说及鹤伺过来之道

《华阳国志》蜀志里有“周失纪纲，蜀先称王。蜀侯有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后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而立于湔祠。”所谓“周失纪纲”云云是任乃强先生所说的一样为战国时代的分野说^①。蚕丛的丛为蕨，蚕丛即蚕蕨=蚕蓐=养蚕。柏灌的灌为聚集。柏灌是柏的盘林文化。鱼凫的凫是野鸭子。关于鱼凫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因为与蚕丛、柏灌同是说蜀的民俗，所以大概鱼凫是养鸬鹚。“田于湔山”正确说为“狩于湔水”。其“狩”为养鸬鹚、川狩。凫不可能狩于山。养鸬鹚在文献中出现初见于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一六所载的刘克的话中。河南省临汝县阎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出土的土器中有叼鱼的图^②，甚为古老。鸬鹚生息处为水缓慢清澈的河川地带，中国人把那樣的河川呼作白水。在蜀多鸬鹚群栖之地一事可从把由鸬鹚的粪尿因致像霜雪一样枯干的水边林木呼作“蜀水华”而清楚可见。开始介绍过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黄金手杖上刻有养鸬鹚的图样，为公元前一一〇〇年前后之物。

那么在蜀养鸬鹚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鱼凫王进行过川狩的湔水大概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蜀郡绵池县条里可见的湔水即沱江分流清白江，另名海窝子河。蜀人把绵池地区的氏人称作湔氏。《山海经》海内经里有“氏人之国在建木西。其人面鱼身。无足。”即为此。建木即在《淮南子》坠形训里有“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的通神天梯。作为私见^③，应认为在成都之北天回山（本记天隳山）。我认为同一坠形训里有后稷的塋在建木之西。“其人死而复苏。其半鱼在其间”的后稷的塋，应看作在天回山之西、成都的凤凰山。鱼凫王为氏人的养鸬鹚人们的头

领，因而将在上述白水里从事渔捞的人称作白水郎。唐代元稹的诗有“黄家贼利用獵刀，白水郎行旱地稀。”此白水是现在的什么川流？一时很难决定，但因有“白水郎很少于旱地”，大概为四川省昭化县与嘉陵江合流的白水江。在文县与白水河合流成为白水江的白龙江，为连接秦岭——淮河线的南北境界线，北面为河西走廊的旱燥地带，南面是被誉为西蜀漏天的多雨地带。此是氏、羌族的栖家，在此居住的氏族称作白水氏。大概白水郎是养鸬鹚的白水氏的名称。

一直追踪，此鱼鳧王的鱼鳧乃至与此通音的鱼复、鱼浮、鱼涪、鱼符，同意的巴复、巴涪、巴符等地名，四川联合大学宾张勋燎教授推想（他认为鱼与巴同义^①），养鸬鹚的起源为湖北省宜昌县中堡岛、路家河两遗址的日庙文化，其溯溯长江至岷江，或沿长江而下扩散各地。作为私见，日本的养鸬鹚亦是沿长江而下，乘黑潮而带来之物。日本神话里鸬鹚最初出现的是日本国初代神武天皇之父鸬鹚草葺不合尊之御名，因为在产屋里把鸬鹚草葺不合尊的父亲是山幸彦火远理命，母亲是海神的女丰玉毗壳。因为山幸彦的兄海幸彦为阿多隼人，这个传说之舞台为鹿儿岛县西海岸的吹上滨。此传说里阿多隼人的养鸬鹚有关联为可信无疑。这样《肥前国风土记》松浦郡值嘉之乡（五岛列岛之总称）条有“彼白水郎富于马牛。此岛白水郎，容貌似隼人，恒好骑射，其言语异俗人也。”此白水郎可能是阿多隼人。这个白水郎的名称，无疑是蜀之白水郎的由来。

在神武建国传说里，养鸬鹚非常活跃。神武为了东征出港的地方是宫崎县日向的美美津，在那里有鹈户神社。熊野的上陆地点是鹈殿村。根据《古事记》中卷，神武进入吉野山的时候，第一次见面的人是阿陀的养鸬鹚。《古事记》里有：

“到吉野河之河尻时，作筌有取鱼人。尔天神御子，
问汝者谁也，答曰朴者国神，名谓贄持之子（原注：此

是阿陀的养鸬鹚的祖)。”

但是我不能了解，为什么养鸬鹚没有用鸬鹚，用筩或者梁钓鱼。然后进入大和以前，跟兄师木、弟师木战斗的时候，因神武的军队病了，神武说了：

“这是艰苦的战斗。我疲劳了，肚子饿了。请养鸬鹚过来帮助我。”

倒于战斗，空腹之时，为何求助于养鸬鹚呢？这亦是不可思议的传说。我想这传说的作者知道汉代画像石“桥上战斗图”的原话。“桥上战斗图”表现两军在桥上战斗与在河川渔夫用筩捕鱼的情景。这是以怎样的传说作为原型的呢？现在没有传说，不可思议。无论如何，此传说的原型在中国，这不会有错。我想这传说也与养鸬鹚同乘长江、黑潮传到我国有关。养鸬鹚是否曾在朝鲜半岛，作了各种调查，仍不明白。那么也有可能从大陆直接传到九州。

三、杜宇传说与“天香山的真贤木”、“吉野的井光”

在《太平御贤》卷八八八所引的扬雄《蜀王本记》里有：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地井中出，为杜宇妻。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于汶山下邑之郫，化民，往往复出，望帝积百余岁。”

“从天堕止”在《水经注》卷三三所引被说是三国蜀汉的武将来敏著作的《本蜀论》里有：“望帝杜宇，从天而降。”所以并非不可读作“从天下来了”，但天堕可能为天墮的错误。《蜀中名胜记》卷三成都府三里有：

“（宋郑樵）通志云：府北三十里有天回山。扬雄蜀记里杜宇从天而降以号曰天驩。”

天回山是从成都往北坐车要大概三十分钟左右可到达的丘陵，现